



起点中文网
www.cmfu.com

百万年薪打造 新玄幻掌门人 **血红**
倾情巨献东方玄幻宝典

邪

玉曲

卷二

血红 著
东方出版社





邪

國

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邪风曲卷二 血红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11

ISBN 7-5060-0944-7

I.邪… II.血…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8287

邪风曲卷二

血红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河北省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5 年 11 月 1 版 2005 年 11 月 1 次印刷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17

ISBN 7-5060-0944-7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正邪，誰人能定

善惡，任你評說

山是山，水是水

山不是山，水不是水

山依然是山，水依然是水

看破一切之后，看破本源之后

萬事萬物又如何

看破后，所謂的正邪能如何

善惡又如何？



邪風曲

血紅碧連天無色
邪風忽起陌路隔
天涯浪子無出處
一曲漂泊始踏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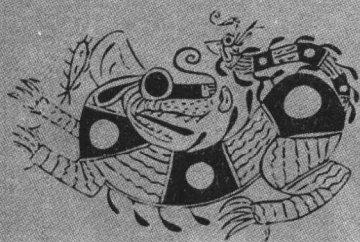
血紅
著

東方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三章 有女如狮	7
第二十四章 金龙吞虎	21
第二十五章 浪荡公子	37
第二十六章 松江绸缎	50
第二十七章 燕京城	64
第二十八章 王子和痞子	77
第二十九章 青楼激斗	91
第三十章 擎天剑客	105
第三十一章 燕王朱棣	117
第三十二章 香山白云	130
第三十三章 除夕盛宴	144



第三十四章	南下杀人	158
第三十五章	招兵买马	172
第三十六章	幽冥刺杀	185
第三十七章	深夜搏杀	194
第三十八章	北荒强人	208
第三十九章	出师不利	222
第四十章	道衍北上	229
第四十一章	逐草而渔	242
第四十二章	鱼儿鱼饵	257
附录	境界篇	270

序

21 世纪的通俗文学，是玄幻的世纪。

借助便利的网络为载体，玄幻小说已经风靡了中国九千万网民，而在这个庞大的读者群中，血红的名字俨然就是玄幻小说活生生的代表。

从 2003 年开始从事网络小说的创作，短短两年下来，血红已经完成了《升龙道》、《龙战星野》、《神魔》等多部小说，累计创作字数超过了五百万。每一部作品都在互联网上引起巨大轰动，对玄幻小说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本《邪风曲》是作者最新的作品，文笔还是继承了作者一如往昔的风格，在细致的品味前，以一种流畅感先声夺人。那行云流水般的文字让读者跟着主角一起，在那个平行的“架空”世界里自由翱翔，充分感受了文字的魅力，也感受到了作者心中构架的神奇天地。

其实，中国的玄幻小说历史悠久，与佛文化、道文化和民间文化关联甚密。其世界观的架构比之西方 D&D 的世界观更加奇特精彩，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就是其中的集大成之作。作为后进中的佼佼者，《邪风曲》继承了传统作品的气魄与想象力，故事开篇不显丝毫的仙侠之气，头三章以熟悉的武侠风格开局，以老练纯熟的笔路，只字片语间已将读者带入到故事——一个熟悉而又平凡的历史年代，充分利用了读者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和理解，成功营造出了相似而又不同的故事世界。

编者

2005 年 10 月 15 日

本卷内容简介

天有不测风云，因为“蚩尤旗”，几乎所有门人都在闭关的一元宗，被来历神秘而魔功高不可测的右圣率人掩杀，青云坪全毁。凄凄凉凉的厉风幸存了下来，发誓要报灭门之仇，无处可去的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回家，回他那个在苏州府的家。六年时间，苏州府，还是那个苏州府么？幼时的兄弟，还是那一些人么？

一个偶尔的机会，厉风用无赖的手段“认识”燕王世子，在一群达官贵人的世界中鬼混，厉风突然发现这样也混得很好很好。最起码，他一通胡搞之后，却让整个燕王府的人包括王爷本人在内都认识了他。几番赌斗，让他平步青云当上了军官；

天上也会掉下馅饼来，而厉风就是那张着嘴巴等着吃馅饼的人。凭着自己修道的功力及诡异的手段，幽冥宫的一批高手投靠了厉风；二殿下朱僊在军中也吃了亏，却是因为元蒙高手赤蒙儿的出现，得意洋洋的厉风带领军队北上支援，从没打过仗的他，第一战就被人打下了马来。好不容易逃出来的厉风又被僧道衍当成诱敌之鱼饵派遣了出去……是生是死。



第二十三章 有女如狮

阿竹一声惊叫：“阿风，你怎么脸上见红了？”他叫是叫得很担心的样子，可是脸上还就是一脸的阴险，一肚子鬼胎全部露了出来。他幸灾乐祸地笑着，看着厉风鼻子下面的那两条血迹，很是恶意地笑着。他摇摇头，从身边的一个姑娘身上掏出一条手绢递给厉风，摇头叹息道：“阿风，我还不知道你么？你小子还敢在老子面前冒充大人？嘿嘿。”

厉风没好气地接入手绢，擦了一下鼻血，随后自己运功封住了鼻腔附近的几条小血脉，这才瓮声瓮气地抱怨道：“什么？小爷我前几天吃了几条野山参，火气太足了，所以被她们靠一下就变成这样了。还当小爷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初哥么？尤其我练武之人，血气本来就充沛，流点鼻血算什么？”

阿竹嘿嘿一笑，正要反驳他几句，春颐楼的大楼里面突然一通混乱，七八条黑衣汉子惨呼连连的被人打了出来，而追着他们暴打的，却不过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少年人而已。那少年拳头如同雨点一般的落下，直打得那些黑衣汉子蹲在地上动弹不得，拳头敲打在肉体上的“噗噗”声，让人头皮发麻。

阿竹兴冲冲地冲了上去，鼓掌喝道：“好，金虎帮的几位大爷，今天怎么这么有兴头？被一个小孩子给打了。”他身后的那十几二十条金

龙帮的壮汉立刻发出了讥嘲的哄笑声，给阿竹的话做了最好的诠释。

厉风匆匆地擦干了脸上的鼻血，推开了身前几个浑身红红绿绿的姑娘，挤到了阿竹的身边，朝着那群挨打的黑衣人看去。厉风看得那正在打人的年轻人，身上流动的真气是一股阴柔无比的气息，不由得大笑起来：“哈，一群大老爷们，被一个小姑娘打成这个样子，也不害羞么？哈哈，小姑娘，这里是妓院青楼，你跑来这里打人，是干什么？”

那年轻人愣了一下，用尖锐的声音叫嚷起来：“胡说八道，少爷我怎么是女的？”她有点惊愕地整理了一下衣服，却再也不好意思继续下拳头了。那些金虎帮的汉子极度仇视地看了阿竹一眼，一个个互相搀扶着朝春颐楼的门口快步行去。

阿竹眼里闪过了一丝凶狠的光芒，对着身后的几个壮汉做了一个手势，立刻就有两条壮汉匆匆地分开围观的人群，跑了出去。厉风知道，那几个金虎帮的家伙，估计脑袋上面要挨板砖了。混混行事就是这样，说不定什么时候仇人碰面，就会挨上一两下狠的。

而那小姑娘则是已经冲近了厉风，在那里气势嚣张至极地喝骂起来：“你这家伙看起来就獐头鼠目，一看就不是好人。身材这么瘦，肯定是酒色过度全部都虚耗了。哼，少爷我明明是男人，你还非要说我是女人，你眼睛也有毛病。”那小丫头一板一眼地数落着厉风，把厉风简直说成了一个天上少有，地上绝无的恶棍、混蛋。

阿竹看了一眼厉风，低声说道：“阿风，不知道你居然还这么坏啊。老子干的坏事不少了，似乎还比不过你啊。”

厉风则是好整以暇地看着那发飙的小丫头，冷笑着说道：“你是男人？那好，把上衣脱下来让小爷我看看，看看你是不是个男人。喂，各位兄弟，既然来到了青楼，一个大老爷们还有不敢脱衣的么？嘿嘿，你要是嫌大庭广众下不好意思，我找几位姑娘陪你去房间内好好的检查一下，怎么样？啊？哪位姑娘愿意帮手的，我给十两银子。”厉风的手举了起来，一张大额的飞钱银票在手上晃荡着。

周围围观的嫖客以及闲人们大声叫好，唯恐天下不乱。十几个春颐楼的姑娘冲了过来，七嘴八舌地叫嚷着：“哈，我们来，我们来，这么俊秀的小公子，我们巴不得伺候他呢，小少爷，你不要跑啊，去我





们房间，我们给你好好检查一下，证明你是不是男人，嘿嘿，姐姐我房间里面的床又大又舒服，你不要跑啊。”

看得厉风出了这一手绝招，那小丫头脸色涨得通红一片，低声喝骂了一句：“卑鄙无耻。”转身就冲进了春颐楼去。

厉风耸耸肩说道：“卑鄙无耻？小爷我本来就是这样啊，还用你说么？阿竹，苏州府的风俗习惯变了啊，大老爷们来的地方，居然会有女人出没，是不是这年头讲究虚凰假凤的事情？也不对，小爷我只知道龙阳之好，没听说女人还喜欢这一口的？”说着，他随手把手中的那张飞钱递给了那些姑娘。反正不是他的钱，他花起来绝对不心疼的。

阿竹则是脸色有点不正常地看着春颐楼主楼的大堂门口，低声说道：“这次可能捅了马蜂窝了。那个被推出来的，是金虎帮的三帮主，你也认识的，号称打架不要命的笏董西。他跟着白帝门的人学了几个月的功夫，倒是很有一套，老子和他也不过打个平手，可是怎么就这么轻松地被那小子给推出来了？”

一个身穿白色秀士长袍，领子后面斜插着一把折扇的青年人，高傲无比的一手拎着笏董西的衣领，带着方才那个冲进去的小丫头走了出来。这青年人一张清秀的鹅蛋脸，身材匀称，面目秀美，厉风低哼：“娘的，又是一个西贝货。莫非是笏董西的老婆，跑到春颐楼来抓奸的，也不对啊？”

那青年人，不，那青年女子耳力极佳，隔着五六丈的距离都听到了厉风的哼哼声，不由得脸色变得极度难看。她手一挥，那笏董西粗壮的身体顿时被扔出了两丈开外，笏董西大嘴一张，就在那里破口大骂起来：“他妈的臭小子，等老子的人马来了，非把你……”那个小丫头冲了上去，脚尖用力地在他胸口踏了一下，笏董西浑身一僵，瘫倒在了地上。

那青年女子把领子里面插着的折扇拔了出来，在手上“哗”的一声打开，粗声粗气地喝道：“刚才哪个家伙满嘴巴喷垃圾的，给少爷我站出来。自己抽自己二十个耳光，少爷我就饶了他，不然，等少爷我自己动手了，你可就没得好果子吃的了。”

厉风嘿嘿冷笑了几声，反而向着后面倒退了几步，一副你能奈我何的样子。他晃动着肩膀，歪着脑袋，斜着眼睛看向了那女子，

一脸的不放在心上，一脸的不尊重，一脸的轻浮。厉风吹了一声口哨，摇头说道：“小丫头，这里是青楼，不是你们这些女人该来光顾的地方，嗯，你要是说给小姐我站出来，小爷我肯定就出来了。不过你自称少爷，那可就有……，嘿嘿，嘿嘿。”

阿竹他身后的大汉们为了给厉风凑趣儿，很是不识时务地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很是恶意地在那女子的身体上下扫视着。那女子只感觉自己身体仿佛被无数的鼻涕虫爬过一样，浑身一阵的不自在。她厉呼一声，从台阶上扑下来，折扇朝着厉风就打。看她扑击而来的气势，简直就犹如一头猛虎，一头怒狮对着一只小羊羔一般。

阿竹低呼一声：“不好。”他那苦练了几年的铁砂掌已经带起一声“呼”的声音迎了上去。几条大汉则是很是领会上意，突的跑上来把厉风护在了身后，握紧了饭碗大小的拳头，对着那女子虎视眈眈。

一声轻响，阿竹的铁砂掌和那女子的折扇碰了一个正着，他能够击断一根碗口粗木梁的掌力，却动摇不了那纸糊的轻巧折扇。阿竹反而是感觉到一股巨大的风浪压了下来，自己粗壮的身体好像灯笼一样，被弹出了老远，狼狈地趴在了地上。那些金龙帮大汉一声怒吼，同时冲了上去，仿佛一堵墙一般压向了那女子，拳头、腿雨点一样的打了下去。

那女子嘴里一声清啸，左手诡异地扭曲了一下，对着那十几条大汉就是一掌。“轰”的一声闷响，十几条百多斤的汉子怎么冲过去的，就怎么被震了回来，并且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鬼叫连连起来。女子得意地笑了一声，正要说几句场面话，厉风已经是默不作声地绕到了她的身侧，嘴里大喝了一声：“打。”“小天星掌”用了极其微弱的一点真力，对着那女子的腋下拍了过去。

那女子就感觉到一股恶风扑来，她心里一惊，慌乱地举掌就打。“碰”的一声，厉风掌心一吐，一股巨力震得那女子翻身朝着后面腾空而退。旁边的小丫头尖叫起来：“臭小子，你敢伤我们小姐，你不要命了。”嘴里叫嚷着，她已经飞一样的扑了过来，兰花指带起了“嗤嗤”声响，朝着厉风劈头盖脸的砸了下来。

厉风冷笑，身体一折一扭，飘过了那女子还在空中的身体，手麻利地在那女子身上出没了幾次，摸出了大把的银票和一块香气扑鼻的





手绢。厉风把银票放进了自己怀里，那块手绢则是被他高举在空中，得意扬扬地笑道：“哈，各位，看看，看看，这小子还说自己是爷们，爷们身上会带这种东西么？哈，好香好香的手绢啊。”

那女子脸色已经是变得铁青，而那小丫头更是如同疯子一样的扑向了厉风，举手投足之间，劲气四溢，很显然，这小丫头的功力已是不低的了。厉风踏着“天罡步”，在场子里面轻松地绕着圈子，就是不和那小丫头正面交手，他的手则是这里摸一把，那里掏一下，就在那小丫头的身体敏感部位出入，嘴里大惊小怪地叫嚷着：“唉，小兄弟，我们都是男人，摸一下有什么了不得的？这么小气干什么？哈哈，哈哈，哈哈。”

厉风心里的一股阴霾之气一扫而空，自从下得青云坪以来，他第一次这么开心的大笑起来。他自己寻思：“感情我是一个天生的坏胚子，死活没办法做好人啊，这样也罢，那就开心的做一个坏人吧。”想到这里，厉风恶毒的一手抚上了那小丫头的胸口，狠狠地拧了一把，随后身体轻盈地飘了开去。

小丫头愣了一下，突然抱着自己的胸口，蹲在地上放声大哭起来。她的主子，那位青年女子面色铁青，一对美目里面凶煞之气大盛，如果不是自知自己不是厉风的手，她早就扑上去杀人了。

厉风嘴里轻佻地说道：“唉，这位少爷，你这么看着我，是不是想要杀我啊？是不是想要打我啊？来啊，来打我啊，怎么不打？哈哈，来杀我啊，怎么，你小子没种？不敢来？那你还叫做爷们干什么？”厉风隐隐的又有了入魔的趋势，他脑袋里面突然的冒出了灵光子被那右圣一拳击成粉碎的惨状，又突然的想起了自己傻傻地躲藏在树林内不敢出头的屈辱感觉。

他并不是一个好人，他心里感到屈辱了，他就必须要发泄，哪怕他是把自己的那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建立在其他人的痛苦上，他也绝对不会在乎。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从来不是。如果他觉得心里不痛快了，觉得痛苦了，那么，他会毫不犹豫地让另外一个人痛苦，从而让自己开心起来。

“玄石”缓缓地释放出一丝丝的冷气，让厉风的情绪稍微地平息了一些。厉风吞了一口吐沫，随后一口口水吐在了地上，不屑地骂咧道：

“看你这个模样。感觉自己很了不起？感觉自己出身高贵？所以敢女扮男装来青楼看热闹？你感觉你在俯视这些来嫖妓的男人？哈，你真了不起，妈的，你还有一身不弱的武功，所以你敢追着一帮男人痛打，你他妈的真有格调啊。身份高贵是不是？你很了不起是不是？我现在就羞辱了你，就欺负了你的丫鬟，你能把小爷我怎么样？”

厉风站在那里，一脸浮华气息地叫嚷着：“小爷我天生就是一个痞子，自幼在街面上混一口饭吃。你出身大家豪门吧？你能把小爷我怎么样？小爷我赤脚的不怕你穿鞋的，有胆量你上来打我啊？”

那女子的眼珠子都快气红了，尤其旁边围观的无数嫖客大声地鼓噪起来，更是让她心乱如麻，一时间没了主见。

春颐楼院子的大门突然化为无数碎片，高高的飞扬了起来。一个冷漠的声音传了过来：“刚才谁动了我们金虎帮的人，给大爷我站出来，不把你摆成九九八十一个姿势，大爷我就不算是白帝门的右护法。”一大批黑衣人冲了进来，带头的是一个看起来四十几岁，一双巴掌有如蒲扇一般巨大，手指上有红光闪动的中年人。

嫖客们大呼小叫起来，顿时如同退潮的水浪一样消失无踪。厉风轻巧地跑到了阿竹的身边站定，笑着指点着那个女子笑道：“喂，金虎帮的大爷们，是这个娘儿们打的你们金虎帮的好汉。哈，刚才小爷我帮你们出手狠狠地教训了一下这个娘儿们，你们也不用感谢我，我们金龙帮、金虎帮在苏州府也是邻里的关系，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哈哈，不用谢我们了。”

阿竹也是傻愣愣地说道：“没错，我们两帮的关系平日里也算不错了，所以一点点小事不用挂在心上。不过这妞儿手上倒是很有几分功夫，小心被她咬上几口可就不合算了。笏帮主不是还趴在那里么？本来笏帮主都没事了，那个蹲在地上哭的小丫头好凶悍啊，一脚就把他踢得没气了，啧啧，这位是白帝门的高手吧？晚辈厉竹有礼了。”说完，他深深地鞠了个躬。阿竹的姓氏，和厉风是同样的来历，两人在庙里抽签抽的。

那位自称白帝门右护法的中年人呆呆地看了一阵那个青年女子以及蹲在地上哭的小丫头，突然大声叫了起来：“二小姐，你怎么从门里跑出来了？掌门飞鸽传书要各地的兄弟好好地探访你的下落，你怎么

